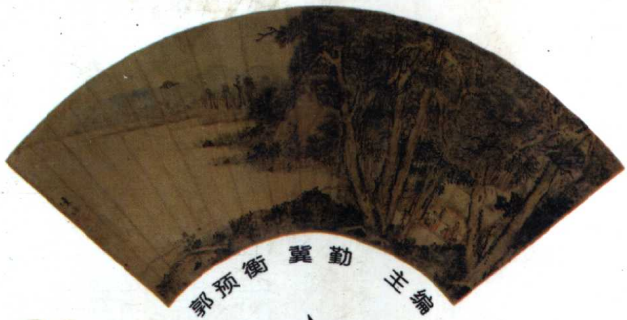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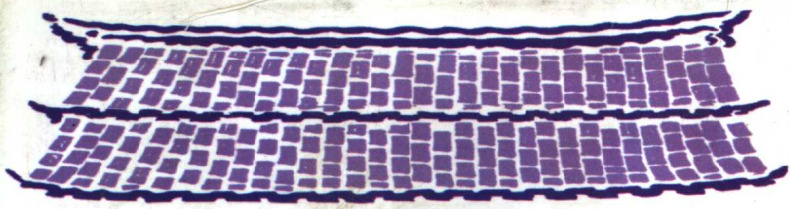




郭预衡 冀勤 主编

小说

中国传统
文化别裁

张力伟 冯瑞生

别裁



中国传统文化别裁 郭预衡 冀 勤 主编

小说别裁

张力伟 冯瑞生 评释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别裁/张力伟,冯瑞生评释. —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1

(中国传统文化别裁/郭预衡,冀勤主编)

ISBN 7-5077-1415-2

I. 小… II. ①张… ②冯… III. 短篇小说—中国—古代—选集 IV. I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018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永清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36 开本 11.25 印张 200 千字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定价:11.50 元

总 序

我有时想,人,应该懂得传统,作为文化人,更要懂得文化传统。但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此深广,如何能懂?单就历史而言,古人早已说过:“十七史从何读起!”今天又有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简直无从读起了。连史书都无从读起,何况其余?

大概正是因此之故,图书市场上便出现了很多“大观”、“大全”之类,将“大千世界”捏成“微缩景观”。但鲁迅早就说过:“一本书怎么会‘大观’呢?”(《致杨霁云》之六)即使是一套系列丛书,作到“大观”,也非容易。任何系列,也只能概括一个方面。

这部《中国传统文化别裁》,也是概括一个方面的,不同于某些“大观”、“大全”,不是“微缩景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别裁》,着重在显示文化传统的某些特点。中国的文化传统,无论是文学艺术,工艺美术,或历史掌故,都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单就文章而言,汉语文章的骈词、偶句、骈体、散体,其音调之铿锵,形象之绚丽,都是极有特色的。所以刘师培讲到汉语文章这一传统特点的时候,至谓“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中国中古文学史》)。

再就写字而言,在很多国度,写字不能成为艺术;而在中国,写字却成为书法,而且颇能体现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特征。其在某一书家自己,也最体

现其人的个性。

还有绘画,所谓“传神写影,都在阿堵中”,也是一种艺术传统。至于画竹之有“成竹”,画马之有“全马”,画山水之“得其性情”,如此等等,无不体现着中国的艺术传统。

至于饮食,自然也有文化传统。但从历史上看,不同的阶层,传统似又不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人和穷人,传统很不一样。富人“食前方丈”,穷人“不厌糟糠”。本书既选有“随园食单”之序,又选有板桥寄弟之书。袁枚“家厨”能够“颇集众美”,其食之美可想而知。板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其食之味,亦可想而知。

由饮食一事,似亦可知,文化传统,并非一律。伊里奇前辈曾讲两种文化。鲁迅说到“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的时候,也曾列举“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灯下漫笔》)。鲁迅在这里讲的是“精神文明”,没讲“传统文化”。但我想,如果鲁迅活到今天,请他谈谈“饮食文化”,真不知道他该说啥。

说到饮食,颇有兴致。话说多了,离题也就远了。作为序言,到此为止吧。

郭预衡

1997年4月20日于北京

前 言

本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别裁》之一种，冠名“小说”别裁，严格地讲，应当称做“文言小说别裁”，因为它选译评鉴了从先秦到清代的数十篇文言短篇小说，却没有收录一篇白话小说。而白话小说，自宋元以来，却是古典小说的主流。之所以没有选，一是白话无须译，文言需要译，同一书中体例难合；二是白话小说相对于文言小说而言，多为鸿篇巨制，而本书的容量却很有限。

文言小说又被称作“古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主要成分。它的萌芽可以追溯至先秦时代。《庄子·外物篇》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以“小说”来求高名令闻，而这种“小说”距大道理太远了。他并没有说清何谓“小说”。《荀子·正名篇》说：“智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这里可以看出小说是一种智者论道所不取的“小家珍说”。汉代桓谭在《新论》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同时代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

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从以上论述中大致可以看出当时人心目中的小说是这样一种形态：来自传说或生活中的一些琐细记录，可以用来譬喻和论说事理，但往往无什么宏旨高论。这使我们想起了先秦两汉著述中常见的掌故、寓言，它们篇幅短小，但首尾完整，其中的角色可以是古人，也可以是今人，甚至还可以是其它生物或无生物。其情节可以被赋于某种隐喻性或象征性，以形成以此喻彼，以远喻近，以古喻今，以小喻大的主题，用来认识和叙述一些更深的道理。以它们来对应当时人的小说概念，庶几近之。可见，作为萌芽状态的小说，来源与题材都是十分广泛的，神话传说、历史轶事、旧典新闻以至人为杜撰的寓言稗说，皆可能成为小说，其契机则在于是否被人“合”为“短书”以“缀而不忘”。

《汉志》“小说家”所列各书大都亡佚，但我们还可以通过其它线索看到当时小说的面貌。《韩非子》中有《说林》、《内、外储说》，皆是按类汇集了各式各样的掌故、寓言，以备辨士论说之用，应当就是这种“缀而不忘”的“短书”。其实，“说林”、“储说”意思就是“小说类编”或“小说库”。

先秦的这类小说中，不乏隽永可观之作，但它毕竟是萌芽，是胚胎，要成形、成熟尚须时日，因而本书基本没有选收这一类作品。我们介绍古小说起源，是想说明，它在演进的过程中产生的异彩纷呈的各种形式都可以找到其原始基因。当这种文学体裁

被贯以小说之名时,它已经是丰富多彩的了;当它的各种成分在不同时代的社会条件下,分别遇到不同的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时,便很快蔚为大观。本书编选的原则,就是在这一块块园圃上采撷其精华,从而形成了现在的这种分类格局。

许多民族都有英雄传说的历史,汉民族也有过同类的东西,但由于儒家的托古改制、尊崇先王,它们早已被改造成了“正经”、“正史”,是“大道”而非小说。只有那些与理想中的五代三王所不合的内容才被作为“逸史”,才有可能成为不足论道的小说。唐人刘知己《史通·杂说篇》的一个记载可取作譬论:“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梁武帝令殷芸编为《小说》。”逸史小说留传至今的并不多,先秦的只有《穆天子传》一种,还是晋代人从战国墓中发掘出的。汉代的文人创作了一些,他们本着一定的史实,吸收了大量传闻异说。这类小说叙事生动,辞令娴雅,开创了后世小说的许多艺术特点。宋元以后兴起的历史演义,其创作方式与此大有渊源关系。本书为它们冠以“先秦两汉逸史小说”之名。

许多人认为,古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未免有些偏颇。但神怪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确有崇高的地位,特别是在汉魏六朝,它得到了急剧的发展。此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鲁迅曾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

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志怪小说虽然产生在这样一个迷信时代里，但大多数却不是宣扬迷信的糟粕。它们往往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热爱，反映了对恶势力的斗争意志；其中不少本来就是优秀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充满着美丽的幻想，表现了征服自然的愿望。而且许多小说技巧已比较成熟，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寥寥数语便能突出主题，小说艺术的特点显著增强，为唐人传奇小说作了准备，也影响了后世的志异小说。

汉魏六朝作为小说的形成时期，除了志怪小说之外，志人小说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志人小说也叫轶事小说，先秦寓言和史书中的那类形象生动、构思巧妙、言辞精致的人间故事堪称其源。但它的兴起却是汉末魏晋士大夫们崇尚清谈、标榜超脱的结果。他们依据人物的言谈举止、轶闻琐事给以品评毁誉。这类事实写成作品，就成了志人小说。志人小说准确迅速地捕捉一事始末、一人言行的要点，用高度精练、异常隽永的文字表达出来，使其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历来都为人们百看不厌。

“传奇”意为传写奇怪之事，这种体裁兴起于唐代。它的作者们不再把怪异当成事实，也不再局限于记录梗概，而是有意识地创作小说，着重从现实生活中寻找题材，精心结撰，宛转地叙述，细致地描写，出现了一系列人物鲜明、结构完整、情节曲折、语言

精美的篇章。传奇是文言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据说,由于传奇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故而成为文人们展现自己才能的样板,因此刺激了它的发展。宋代以后,传奇创作渐脱离现实,难与日益兴起的话本等白话小说争雄,故日渐衰微。但宋人传奇善于使用衬托、烘染等手法,注意了人物语言行为的性格化,仍有其过人之处。

在白话小说迅速挤占文言小说原有地盘时,文言小说也在觅求新的出路。宋以后,一种承袭魏晋志人小说而来的记实的笔记体小说发达起来,但它们不再是名人言行的精要纪录,而是叙述详备、内容丰富的史传体小说了。这一种小说的源头之一是先秦两汉的历史散文,如《左传》和《史记》、《汉书》。这几部史书在写人物传记时,不做冗长静止的描绘和平板的叙述,往往选择最能展现人物思想性格的事件场景,通过若干具体生动的事例来凸现人物特有的思想和性格。而这些文学性的描写手法也为志怪、志人及传奇小说所吸收。但是,经过唐宋八大家到清代桐城派等古文家的极力推崇,早期历史散文中的间架布局、叙事义例成为作文者刻意模仿的目标,他们不满后世的史传流水帐式的平铺直叙,于是在写真人真事时,尽可能调动这种种文字手段,写下了大批值得重视的佳作。本书在“宋至明清史传小说”的标题下选收了几篇这样的作品。

文言小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下丰富的艺术手段,再加上它那有独到艺术魅力的蕴意深广、

韵味典雅的叙述语言,以及小说家们从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认识中抽绎出“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袁于令《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题词》)的艺术真谛,文言小说终于在日薄西山时映射出了灿烂的晚霞。这就是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明清志异小说。它们将现实生活与花妖狐魅神仙鬼怪的世界融为一体,赋予深刻的思想内容,既继承了志怪小说的变幻莫测,又沿袭了传奇小说的叙事神妙,同时还将文言小说精练古雅、活泼清新的语言手段发挥到极致,从而达到了文言小说发展的最高峰。文言小说从此偃旗息鼓,即如此,也了无遗憾。

以上简要介绍了文言小说演化的大致脉络,并谈了我们的一些感受。后一方面的内容更多的见于每篇译文后的评鉴文字,但它只可能是给读者的一种提示和参考。要领略古典小说的精华所在,更需要的是读者诸君的涵咏体悟。我们的选译评鉴工作不论能对读者产生何种程度的帮助,都将使我们感到欣慰。

本书的选目和评鉴以及大部分译文是由我和冯瑞生同志完成的,但毕可甲、林培根、赵又新三位同志都做了一部分翻译工作,这一点是必须说明的。

张力伟

目 录

先秦两汉逸史小说

周穆王见西王母	佚名(1)
蜀王本纪	扬雄(4)
幽王褒姒	刘向(7)
燕丹子	佚名(9)
汉武故事	班固(29)

汉魏六朝志怪小说

张广定女	陈寔(56)
蒋济亡儿	曹丕(59)
谈生	曹丕(63)
宗定伯	曹丕(66)
董永	干宝(70)
紫玉	干宝(72)
韩凭夫妇	干宝(77)
千日酒	干宝(80)
李寄斩蛇	干宝(83)
白水素女	陶潜(87)
钟繇	陆氏(91)
杨丑奴	戴祚之(93)
刘晨阮肇	刘义庆(95)

阳羨书生····· 吴均(100)

汉魏六朝志人小说

- 杞梁妻····· 刘向(105)
司马相如····· 葛洪(107)
王嫫····· 葛洪(110)
赵夫人····· 王嘉(113)
韩寿之香····· 郭澄之(117)
周处····· 刘义庆(119)
荀巨伯····· 刘义庆(122)
玉镜台····· 刘义庆(124)
刘伶····· 刘义庆(126)

唐宋传奇小说

- 南柯太守传····· 李公佐(130)
李娃传····· 白行简(153)
虬髯客传····· 杜光庭(181)
赵飞燕别传····· 秦醇(196)
李师师外传····· 佚名(212)

宋至明清史传小说

- 杨无敌····· 宋庠(229)
南宮生传····· 高启(235)
秦淮健儿传····· 李渔(240)
书麻城狱····· 袁枚(252)
阎典史传····· 邵长蘅(263)

明清志异小说

- 中山狼传..... 马中锡(276)
秦吉了..... 长白浩歌子(292)
聂小倩..... 蒲松龄(305)
席方平..... 蒲松龄(324)

先秦两汉逸史小说

周穆王见西王母

佚名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

□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jiāng 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wū 乌)鹄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

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译文

甲子这天是个吉祥的日子，天子周穆王来到西王母这里作客。他拿着白玉制的圭和黑玉制的璧一类的礼器拜见西王母，又献上百匹彩色的宽丝带和三百段丝织物，西王母很客气地拜谢并收下了这些礼品。

第二天乙丑日，天子周穆王在瑶池举行宴会宴请西王母。西王母不用伴奏为天子唱了一首歌：“白云在天上飘浮，高山现出了姿容。道路多么悠远，崇山大川在其间。祝愿你长寿不死，一定再来我身边。”周穆王也答了一首歌：“我将回到东土，和平地治好九州，万民过着均平的生活，我将重来见你。不出三年，我就再到你的郊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唱道：“自从我来到这西方的土地，我就一直居住在这片原野。虎豹与我同群，乌鹊和我同处。美好的生命永远属于我，因为我是天帝的儿女。你是哪一世间的臣民，又将从这里离去。此刻吹奏着笙管，弹奏着簧片，使我的心也翱翔起来，你这万民的主子啊，天帝对你寄托着希望。”

天子周穆王告别并驾车来到太阳西落之处的崦嵫山。他在崦嵫山的石头上刻下了西游的事迹，并在刻石的旁边种上一株槐树，石头的上方刻题为“西王母之山”。

赏评

本篇节选自《穆天子传》，该书六卷，不知著者为

谁,是晋武帝太康二年从战国时代魏王墓中发掘出来的,无疑是先秦时代的古籍。全书以编年纪月的形式,将神话与历史传说融为一体,写周穆王驾八骏西行的故事。他率七萃之士,西登昆仑,北达旷野,途程三万五千里,巡游西方诸国。文字质朴雅洁,有的地方还有较曲折细致的情节描写,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可以算得游记体小说的滥觞。《隋书·经籍志》将此书列为史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此书恍惚无征,难称信史,始将其归入于子部小说家类。

这里节选的文字虽短,但首尾完善,在记叙周天子与西王母的聚会中,插入了他二人相互酬答的吟咏,行文显得流畅而活泼,既丰富了故事的内容,也十分形象地描绘出两人之间的彼此眷恋。这里不是王者之间的庄重矜持的会谈,而是两个知己的倾诉衷肠。西王母虽贵为天女,可是与虎豹为群,与鸟禽相处,落寞而寡欢,这笙簧吹弹,玉液琼浆的盛会,很快就又会因为离别而令人感伤。可知西王母的胸中也是有着感情的饥渴,其依依之情,溢于言表。在远古的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的形象是很令人生畏的。《山海经·西山经》中的西王母似尚未分男女,“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在本故事中,她自称为天帝之女,而且主西方之土,与东方的周天子相往还,在盛宴之上,她雍容大度,热情有加。其形象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后来